# 八編類纂

#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七

## 經濟編

### 人類 道術

#### 道德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于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

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摥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

精于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𥡥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自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侶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凝而爲德神載于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于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其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

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于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神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于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于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

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于物形故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于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

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則合于道于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弗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失則行成矣 賈誼道德說

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于事令行者必謹于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 道術篇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而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

也能此五者則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其魂不躁其神不嬈湫漻寂寞為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

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于道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强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夫形者生

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

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陷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則忘于大在于中則忘于外在于上則忘于下在于左則忘于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而蹪蹈于汚壑穽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

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睧于勢利誘慕于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而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劉安原道訓

養生

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淸引楯萬物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　今盆水在庭淸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淸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俶眞訓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于道理。夫能嗇也，是從于道而服于理者也。衆人離于患，陷于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于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

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于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韓非精神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萬人操弓

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
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呂覽本生篇
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
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
有殊弗知慎者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
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
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
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
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

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 重己篇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于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

以害其生又況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不謂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狥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于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貴生篇

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煗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于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身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 情欲篇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于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

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天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

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貴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

而逃禹之覸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微吉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于踵壺子之覸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腦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齎齎自闚于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覸變化亦同矣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于

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于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于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

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
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
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
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
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
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
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
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
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
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

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篇笓有其井一實也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淸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大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閒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踡跼而諦通夕不寐

當此之時嚕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嚕之樂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于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

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于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劉安精神訓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頸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體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為稼于湯世徧

有一溉之功者雖中歸于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是猶栢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埋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

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嵇康養生論

達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

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周逍遙遊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及書把玩無厭暫知有叙上言離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新之喻雖聞義則死道存于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玩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于渤澥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于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隻鴈自以爲可得而

蟄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鬣橫海擊水三千
寧假力于槍榆在藻資汀濘涓流之水俟窟堁揚塵
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
臣之屈巳也戢翼沉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
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累魏網亦寧不知在藻
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
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
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
成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默為太玄之門知軒冕
是儻來之物悟榮貴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亦何

患無成而圖僥倖于權重之交養聲利于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于歧路阮籍怵惕于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勞矣畏容藏谷靜深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駱賓王答員半千書

老莊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

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以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

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于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

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爲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于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書于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

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

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

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

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
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
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
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
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
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
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
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
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可使治國家也而移
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
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
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
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
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
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
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
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
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

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

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于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于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

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行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精神通于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佽非得寶劒于干隊還反度江至于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于是佽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劒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

况富貴之爲腐朽也矣

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罰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劒者佽非之謂乎魏文侯觴諸大夫于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漢劉安道應訓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求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

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可聞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

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晉郭象莊子序

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

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人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 阮籍莊論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七

經濟編

人類

方術

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于世禮薄于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

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顏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機之間哉晩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懃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晉書郭璞葛洪傳論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兵謳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

不如今地於上爲吉武帝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禱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太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司馬光曰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

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爲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以爲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尫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

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以爲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

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而言而識者以爲確論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

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生長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婆羅竟死於長安

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

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高宗乃止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

之憲宗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作至文武享國壽者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果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眞僞自可辨矣上怒貶潾爲江

陵令

穆宗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愼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

高駢好神僊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劒客來刺公

者、今夕至矣、騈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騈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騈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騈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騈曰、幾落奴手、騈泣謝曰、先生於騈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騈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僊書云、有寶劒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僊左右之人、欲使取劒耳、騈乃許之、勝至鹽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

[illegible]在此

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僊好樓居說駢作迎僊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僊遊雲表駢輙隨而拜之駢術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

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卽以用之領之募險猾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阿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卽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僊不難致

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南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

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嘗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宋徽宗時濮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受以冊。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死

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貴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何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元順帝時西番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眘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入郎者與哈麻妹壻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

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而未能也

圖緯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爲符端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

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禍福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唐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家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

之殊落莫久之沐因發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沭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

## 咎徵

太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已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

勞嘮世人犯此者多而平公獨當其咎

駮騶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今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蔟藜于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在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引起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蔟藜人主堂廟不當生蔟藜乎公曰今為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 鬼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歸於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故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

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周惠王時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

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

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彼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傳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于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

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

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黄熊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産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鮌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黄熊以入于羽

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令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使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

適晉、三年、號乃亡、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祟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氷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

張宗之姧、紛紛便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尊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姧人有以窺朝者、漢谷永諫神仙疏

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忳祝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

鬼可誨

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巫祝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

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時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子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繹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

晉元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顧榮上牋云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于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恐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彌賊臨境流言蒲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滛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

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百 自漢之張角
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 宜有嚴制以肅
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 編氓右鬼舊俗
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止 傳習滋多假託
禨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
魅魑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
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
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
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飲則云
神未聽饕餮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有服用又言

餘祟所憑入不敢留規以自分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妖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刼盜鬬爭行須作水蠱耗衣食耽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袄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

龍有欲於
然求

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祆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孳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妖怪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

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

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趙簡子問于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虻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其志巧貪而然。此其妖也

晉武帝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孫楚上言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附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荒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傅岩望想于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

族必先逸賊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若牛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播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

不斷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呼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天下謂之恠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恠也曰昔揚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

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刑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呼嗚 宋石介怪說二

醫

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龢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龢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

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之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

一舉而亡國矣。

漢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輙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

貴人麤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閒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帝善其對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

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眞可畏諸亦可愼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寛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眞于理矣或必有寛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無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

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以挾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循以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舉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華佗論　唐　劉禹錫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昔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

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癘疫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救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逆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末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蚤其疾氣之毒日相薰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僵臥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疾

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意非屯繇覘師之勝醫師耳　宋龔鼎臣
速醫論

卜

城濮之戰晉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我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

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釆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

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
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
紀差以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
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
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于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
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
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
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

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灾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于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

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之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躬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正法獄晨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執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

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鷫鸘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于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逝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大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

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覇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于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

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
從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府
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
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
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
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
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
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
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于上非

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
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
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
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
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
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
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
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
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
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漢司馬遷日者列傳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

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奸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范曄方術傳論

## 相

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得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徹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于凡玉終不得爲王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徹者泉也故深亦可窺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頞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鉤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泰福祿終奉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

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李德裕相論

衛可以救十餘人無所矯也李樵林編